



星月文藝叢刊

1

學非所用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一次目

說 小	詩	序 · 文散	文	論
訴上當（李過）……………57	賣唱者（藍波）……………26	詩站底綠葉（方北方）……………21	畧談三個獨幕劇劇本（米然）……………4	寫自己所熟悉的材料（高魯）……………1
海葬（陳連成）……………36		奧莉維亞·瑪麗安（韋暈譯）……………16		
學非所用（梁雁鳴）……………28		人民的聲音（林潮）……………12		

洪天賜教授捐贈

寫自己所熟悉的材料

高魯

——寫作漫談之一

有寫作經驗的人，總是強調寫自己所熟悉的材料。爲什麼要寫自己所熟悉的材料呢？因爲只有熟悉的材料才有透澈的認識，才能寫得真實、親切、動人。要文章好，作者必須有真實的情感。只有對自己所寫的材料熟悉，才能產生真實的情感，文章才有感人的力量。材料不熟悉，根本就不會有深厚的情感，作品也就缺乏感人的力量。好比，你一向住在都市內，所接觸的人物都是商場的人；雖然曾看見過橡膠或橡膠製造品，也聽人家說過橡膠是怎樣生產的，膠工的生活是怎樣痛苦；但你沒有親自到橡膠園去過，沒有看過橡膠的生產，也沒有跟膠工接觸過；只是，由於聽到膠工的生活苦而同情他們，於是決定把他們的痛苦寫出。可是，你不熟悉膠工的材料，又不設法去和膠工生活，了解他們和他們的生活；以聽來的材料爲根據，加上自己的想像，便寫出作品來——可能會寫成這樣的：

膠工的生活真真苦，天未亮就出門，太陽下山才回家，不分晴雨，天天到膠園割膠……

膠工的苦，作者根本不懂，無從產生真實的情感，只是用「真真苦」這抽象的形容詞來形容，冷冰冰的，有什麼用？雨天橡樹濕不能割橡膠，却偏要膠工去割膠！膠工大都在午後就收膠

汁回製膠房，以便將膠汁製成生膠片，根本不是「太陽下山才回家」。這樣，不只是不真實，只是沒有真情實感，還犯了錯誤。

據一位朋友說，以前香港出版的一本兒童刊物的畫片，把割橡膠畫成木匠釘樹的樣子。這豈不是笑話？原因是畫家對自己所要畫的材料不熟悉，而又貿然下筆的結果。

要寫一部反映膠工生活的小說，作者對膠工的生活、環境、各種人物（園主、工頭、工人、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很熟悉。小說裏的各種人物，有的甚至是作者的朋友，作者對他們的工作態度、思想、情感、言論、行爲、動作、表情都非常熟悉，清楚明朗的擺在眼前，即使閉起眼睛，他們的影子也好像在眼前出現。這樣寫起來，一定是真實動人的。

又如，要寫篇遊記，必須實地去參觀，對該地的名勝古蹟、景物、人情風俗、遊覽的概況都知道得很清楚，所寫的遊記才能生動透澈，讀者才不會像霧裏看花一樣的不清楚。寫遊記，自然是必須到過那地方才能寫。但，光是到過，而未將寫遊記所需的材料熟悉，考察得正確，信筆寫下去，也會鬧錯誤的。據過去的一位同事說，有一位作者寫居鑾的遊記，正當居鑾中華中學要建校舍時，在那新校舍地址附近正在建真空壇。而這位作者誤將真空壇爲鑾中新校舍的一部份，便寫說：鑾中新建校舍二間，其實是新建的真空壇。

發表某種議論，作者對要說明的事理必須通透。要是自己還不大清楚，寫了出來，叫人讀了也含糊不清，甚至莫明其妙。事理認識愈通透，所發表的議論也就愈能叫人看了明白；除非那位作者文字表現能力差。

好的抒情文章，必須是叫人讀了深深的感動。要使讀者感動，作者首先是要被感動過；將被感動的時候的真情實感寫下來。要是，作者根本未爲感動而寫抒情文章，叫人讀了不只不會感動，還覺得是無病呻吟。

寫文章不是憑空來的，所謂想像，也必須是有根據的，不是瞎想出來。即使是荒唐的想像——想像中的鬼，也必是具有人形的；即是根據人而想像出鬼。

要文章寫得真切動人，避免概念化的毛病，一定要寫自己熟悉的材料。那一些材料才是作者所熟悉的？這就要看作者個人的生活情況而定，勉強不來。其實，那一些材料才是熟悉的，自己是最能明白的。

同是熟悉的材料，今天有新的熟悉材料，應該先寫今天的；過去熟悉的材料，到今天還有價值，而又沒有新的熟悉材料，才寫過去熟悉材料。

略談三個獨幕劇本 米然

——寫於南大戲劇會演出後

南大戲劇會演的「獨幕劇演出」終於兌現了馬華戲劇工作者的理想——本地人演本地戲。不論此次演出的戲劇效果如何，這三個獨幕劇作畢竟反映了本國戲劇藝術底水平。本地劇作者經已爲馬華劇運未來遠景抹上了異彩，這是新的起跑點，更多的戲劇工作者將從這裏接棒。

無疑的，這三個劇本：「血腥的人」（吉隆坡羅大章作）、「無靈的杯玫」（檳城葉苔痕作）和「打破鏡子的女人」（星洲林晨作）都是本國文化的結晶，我們必然珍視它們，而且也自然進一步地提出對未來作品的更高要求，因此建立起互相研討，相成並進的氣氛顯然是需要的。基于此，我提出了對這三個劇本的主題、人物及其他有關問題的管窺。

血腥的人

（甲）主題

嚴格說來，這個以揭露偽裝「藝術家」混跡馬華戲劇界爲主題的劇本並沒有強烈的現實感和積極的思想性。由於這一類事物並不普遍存在今日的馬來亞，所以頗多鑒賞者觀後便表示它僅表

現微弱的馬來亞意識。假若作者更擴展了他的生活面，更加深了他的視野，他便會發現有更多更亟待描寫的素材，特別是當「默地卡」底響雷滾遍亞洲的時候，特別是當馬來亞人民正積極建設嶄新的經濟，嶄新的文化和迎接嶄新的生活的時候，更多更具強烈現實感和高度思想性的素材正等待藝術工作者去擷取、去描寫、去傳播。——今天馬來亞的藝術工作者完全被要求進行這項工作。

無論如何，「血腥的人」到底被慎重地演出了，希望作者踩穩了這塊礎石，往前跳得更遠。這個獨幕劇是一連串的「追」和「逼」交織錯綜而成：偽裝藝術家徐適人從香港到星加坡來「追」樹人中學董事長王福耀的年輕太太，當他倆正欲乘雨夜捲款私奔時，徐適人的舊同事古石正好受盡千辛萬苦地上門尋仇，他從香港「追」到這兒。與這同時，王福耀也聞訊「追」至，正欲不擇手段對付他倆時，走私被揭發的電話通知，又「逼」他不知何適何從，他「逼」死太太，再緊「追」着徐適人……這樣的故事情節，假若搬上銀幕，無疑是一部緊張詭譎、奇峯疊出的佳作，特別是利用「蒙太奇」的特賦技巧之後。——然而，對於一個獨幕話劇而言，設若不能服務于主題，突出主題，將是紛雜零亂，百體雜陳的「雜」文，更何況人物性格的刻劃又是輕描淡畫，不知是「正」或「反」面之角色。

一齣獨幕劇，就像一篇短篇小說，它的成功在于洗鍊的手法和單一的主題意識。這個劇本的最大毛病便是主題的模糊。

(乙) 人物

徐適人——從作者的介紹中，我們得知他是偽裝「藝術家」，從其舊同事古石口中，我們得知他曾利用古石，把他出賣，而且還誘姦了他的女兒。觀眾對徐適人的了解，大部分是從古石的敘述中旁勾出來的。但是對古石的性格，除了他本身所說的「一個沒出息的潦倒劇作者」外，便無從了解，他寫了劇本便用徐適人的名字發表，因此，觀眾便極容易把上面所說的「利用」看成是雙方面的互相「利用」，而他的女兒被徐適人「姦污」了，也極可能還有內幕新聞。——易言之，由于古石的性格不明朗，直接影響了徐適人的性格刻劃。

至于徐適人與王太太的關係，也由于王太太本身性格的模糊，間接沖淡了徐適人的性格。王太太是個二十七歲的年輕女人，却嫁給一個比她的歲數多一倍（五十六歲）的王福耀，恐怕也有內幕文章，對於她爲了擺脫一個「快要死的人」，擺脫一個「表面上是個實業家，慈善家，可是暗地裏却是個魔王，走私販毒」的傢伙，我們能不同情她嗎？會憎恨與她私奔的徐適人嗎？

所有這些，都使本來性格已不明確的徐適人更不明確了。

王福耀——樹人中學的董事長，據他的太太所說，他欺壓良民，出賣同行，簡直侮辱了所有辦教育的人。誠然，類似這一些「董事長」的人爲數也不少，可是爲突出主題起見，將他描寫成善良的長者，將他的太太寫成他的女兒，至少能使觀眾更集中注意力于徐適人一身。讓所有情節都圍繞着徐適人的「壞」而發展，效果必更宏大。

（丙）技巧

在技巧上的工夫，是較後兩個劇本遜色的，例如台詞的說教式，利用反敘述勾劃一個重要角

色的性格等等。不過作者的「戲中戲」開場，却十分新鮮，而且在情節的處理上也相當緊湊。

(丁) 小結

上面所寫的，完全是根據舞台上表演時所得的印象，自然在人物介紹方面，作者可能在劇本裏詳細介紹過，但作為語言文學的戲劇藝術，它不僅在劇本裏描寫清楚，而且在舞台上也應交代清楚，尤其是性格主要特點的雕塑更不可忽畧。

無靈的杯玢

(甲) 主題

據劇作者葉苔痕先生說：「這一個描寫現實的劇作，是以現社會百字票的流毒，和一羣愚昧者瘋狂迷信鬼神，嗜賭百字票為題材的。」對於描繪現社會醜惡的一面而論，這題材無疑是頂典型的，但我却嫌它不夠深度。

雖然這個劇本曾獲得檳城華人諮詢委員會劇本甄選賽的首獎，然而我完全同意劇作者本身所感覺的：「它的主题，似乎不十分積極，暴露也不夠澈底。」它僅僅寫出了劇中人物的生活目的（發橫財）和生活內容（求神、拜佛、討真字），却未導出他們生活着的社會背景；即是說只表面接觸到「人」底喜怒哀樂的情態，忽畧了「時」的潛存性。

當觀眾走出劇場時，完全可能這樣的回答下列問題：

屠錢氏為什麼悲痛，憤恨，而至于半瘋不癲？

——因爲雖中獎却領不到獎金，廠東露絲鄧走了。

屠蓮爲什麼最後咬牙切齒地哭泣？

——因爲領不到獎金，丈夫譚才又跟着露絲鄧走了。

于是屠家一切的不幸，完全是露絲鄧一「走」造成的，她是罪魁？

可是露絲鄧爲什麼當舞女？爲什麼嫁給姓葛的銀行經理？是生活使然？或者是虛榮心？劇本沒有交代，即使交代了，真正的罪魁還是現社會。

綜觀全劇，是以「反賭博」爲經，「反迷信」爲緯。前者唯一的正派角色是屠蓮，她曾指出嗜賭者的將來，可是這「將來」是在屠家「家變」後順水推舟似的提出（我以爲是安插在不適當的時機的說教式台詞）。在這以前，她只是屠家的「附員」，職責在於「倒茶」，「插話」，這無形中鬆懈了「經」線的緊綑性和強烈的比照性。至于「緯」線，似乎有「弄巧反拙」之感。屠錢氏在「拿督公」前求得的「寶字」是一〇一八；屠家生所得的「字」——一〇一八也是在佛前擲杯求請准的，而這個「字」真的又中了萬字票，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拿督公」是顯赫靈驗的，杯玆到底還能預卜真假，這和「反迷信」的原旨，起了矛盾，雖然這是「恰巧」。却是不可原諒的大疏忽！

總之，這個劇本是不帶強烈激發性的社會問題悲劇，它有現社會的典型素材，卻不夠深度地寫出典型的現社會。

打破鏡子的人

(甲) 主題

通過兩個女人對生活的兩種不同態度結束以「婦女們自身應有的覺悟」，這就是「打破鏡子的女人」的情節主旨。它就像雙子河發源于同一處山麓（社會背景），遇到一座分水嶺（現實考驗），又開兩條路走（反抗與沉淪），最後又流入同一個海口（主旨「婦女們自身應有的覺悟」）。

婦女問題在馬來亞存在已久，而且今天也不能立刻解決，特別是虛榮薰心者不能被引導向現社會挑戰，不斷扮演悲劇角色的當兒。這個劇作對生活在大都市的觀眾，相信是最現實的貢獻。

(乙) 人物

陳覺文——在四個角色中，他的性格最不明朗，在舞台上，他並不像個思想前進，有涵養的作家，一方面由于台詞的限制，一方面讓使性子的李鳳仙的氣勢掩蓋過了，他變成一個軟弱無能的，消極無抵抗的自卑作家，讓痛苦無聲地蠶食着自己，處處只照顧委曲求全。這樣，雖然能增加觀眾對李鳳仙的反感，却也同時使觀眾唾棄陳覺文的無能，轉移了觀眾對「事」的視線，變成了對「人」的感觸。

劉太太的性格描寫是最成功的一個。

(丙) 技巧

本劇台詞的精彩處，遠超上述兩劇，節奏感也很強烈，這應該是作者多年舞台經驗的成果，就是跟這以前的劇本比較，無論在思想性與藝術性方面，都有更高，更深的表現。不過在陳覺文與李鳳仙的事件轉換到劉太太的事件時，稍嫌不圓滑。當時陳覺文正滿腹痛苦，心情複雜，對於劉太太的簡短台詞：「好人有什麼用？還不是到處吃虧，像你一樣吃苦頭！」是不至于發生詭異，將自己的思想馬上轉變到另一個問題上的，何況他對劉太太的過去一無所知，而劉太太的舉止行動，又是任誰也看不出曾受過打擊的。

(一九五九、十、八)

人民的聲音 林 潮

(一)

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才有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聲音是莊嚴嘹亮的，是樸素雄渾的；她道出了萬千人民的喜、怒、哀、樂；她咒咀了已死的陳腐制度，歌頌了方生的明天！

「她」是人民的號角、時代的歌手、國家的靈魂。

黑暗的專制時代聽不見「她」。

跋扈的獨裁國度裏曲解了「她」，扼殺了「她」。

沒有聲音的地帶冷酷得和冰天雪地裏一樣，荒渺得和原始的太古期也無二致。
沒有聲音的地帶沒有陽光，也沒有流通的自由空氣。

(二)

人民的聲音不分階級，不論貧富，她——
來自工廠和原野，來自膠園和稻田。

來自機房、海隅、碼頭、倉庫；來自陋巷、書坊、鑛場、商店。

人民的聲音來自東、南、西、北、四面八方。不受地域的限制，越過空間的阻隔，到處傳達着，轉播着。

人烟稠密處有她，偏僻荒涼的三家村也有她。

(三)

正如「百川歸海」一樣，來自各階層，各種族的聲浪是紛雜而多姿的。

可是不戴上有色的眼鏡，不忽視其渺小，經過歸納，揚棄的統一過程，她的聲音就渾然一體爲大眾所喜見樂聞了。

她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她洞悉民瘼，天聽民聽。

她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大眾的幸福爲依歸。

她以人民的是爲是，非爲非。

善爲善，惡爲惡。

她有建議，她有抨擊；

她有讚美，她有頌揚。

所以人民的聲音宏偉得直薄雲霄的地方，百花才能齊放，百鳥才能齊鳴，人間才有真正的樂園。

(四)

人民的聲音絕不會有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成份。

來自遠洋的華人也好，印人也好，數代居此，繁衍於斯，早就熱愛這裏的土地了。在和馬來兄弟協力建國的過程中，事實上早已證明有共同的目標，自然有共同的意志和嚴明的愛憎。愛憎分明、喜樂與共，衆意所在，不用杞憂，聲音一如水到渠成自然統一而正確了。

(五)

人民的聲音似天風海嘯。

人民的聲音若雷鳴電閃。

違抗「她」的意志的獨夫必爲「她」的聲浪所淹沒。

靠「她」起家而又中途背叛的「政治販子」也決爲「她」唾棄。
現實的例子太多了。

目前殘存的還有幾個專權的帝國？

殖民地主義不隨風而逝成爲歷史上的名辭了？

誰還在掩耳逞強？誰還在企圖曲解民意妄想扭轉歷史的巨輪就讓牠滅亡吧？！

讓我們看看：廣場上人潮洶湧處，人民的聲音震撼天地！

雄偉的聲音將迅速地傳遍世界各角落！

有陽光普照的地方到處都可傾聽到日益壯大的排山倒海似的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聲音摧毀了一切——不合理的，從而建設起讓人民能活得快樂而健康的制度。她的力量是充沛而浩大的，鋒利無比的；是無窮無盡的……

一九五九年歲暮。



奧莉維亞·瑪麗安

丹麥參孫原著
韋 暉 譯

作者簡介

約翰·參孫出生於一八七三年，於一九五〇年去世，爲丹麥文壇元老，生平極受達爾文及吉卜林等的影響，主要作品有巨集的詩譚，很多種馳譽世界的科學小說，諸如：「長途」是描畫從冰河時代到十五世紀不停掙扎以求生存的那狄民族的進程。兩巨輯的乍倫農民的短篇小說「謙瑪倫史」。描寫丹麥於一五二三年廢主，被囚禁至一五五九年死亡爲止的奇里斯坦二世的「一個王的沒落」，成爲二十世紀最佳的丹麥小說。

參孫是個偉大的旅行家，曾旅遊印度、中國、馬來亞及美國等地，根據遊歷寫成不少有名的故事，這篇「奧莉維亞·瑪麗安」是作者遊歷爪哇的巴登索格城，看見星加坡的開闢者士丹福，萊佛士的年青妻子的墓地，想起了繼後死去的萊佛士的三個兒女，強勁的反對黨以及壞下去的健康，都是這偉大政治家和統治者盡忠於國家的一部代價，作者無限感慨的寫成這則美麗的散文。參孫於一九四四年，第二次歐戰期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在爪哇植物園附近的貝登索格城，堆着一個像廟宇一樣的紀念物，露天圓形，下面有一缸狀

碑石的墳塚，當歐洲仍舊是古老、優雅、坦率、令人動情的環境時，像我們祖先的記憶一樣簡單而尊貴，這一個小小的紀念碑那麼孤獨，困苦地，似乎是矗立在野蠻的世界中——孤獨得跟其他的死魂的沉默故事一樣。

四週圍着的是巨大的樹林，半空中吊着棕櫚葉子作遮蔭，這些樹木歐洲人是不懂得的，這些繁茂、豪華的植物叢生的公園，給人憧憬起伊甸園來；不過這兒沒有野獸橫行，互相吞噬，也沒有第一對人類在這幸福地帶。樹林祇有生長，但沒有結果，也沒有靈魂。

在這廣漠荒中，黑暗和邪惡雖然在太陽光線下滾動，但這刷着白粉的小小紀念碑給人予無限真摯的印象。

墓碑刻着下列句子：

爪哇及其屬地副總督

湯馬士·士丹福·萊佛士之妻

奧莉維亞·瑪麗安

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巴登索格城逝世。

同時刻着下列詩句：

你啊，在我的不變底心上。

永不遺忘。

雖然命運要將我們分隔。

可仍舊毋忘我

自從這些劣拙的短歌在當時的跨張文體上組成，雖已過去了一個世紀，但那個男性的痛苦還是多末鮮明啊！而一百年是過去了，死的死去，哀悼他們的也過去了，而她，奧莉維亞·瑪麗安却還存在和受人愛戴；甜蜜的眼淚，可愛的時間過去了，我們存在祇是成了沒有仁慈的形式。

對奧莉維亞·瑪麗安和萊佛士內心的悲哀，我不會比這些碑文知道得更多些。

他，這一個在東方替英國建立勢力者，是個充滿了憂鬱的人。他跟別的英國航海家一樣，有着天賦愛海的願望，而海却一樣的不向他馴服。他在船上出生，他一生的工作多半是在海上的。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也遺失在大海中。那艘船的名字是「名譽」，這「名譽」號載滿了他一生所收集的研究資料，却在大海下焚燬，這就叫做「名譽」！

萊佛士在三十歲時成為爪哇總督；就在那兒他喪失了他的妻子。當時，爲了歐洲政治問題，爪哇割回給荷蘭，萊佛士祇得回到蘇門答臘去。在蘇島，他的三個兒子先後死亡，但是他仍然有着力量，繼續執行歷史上的偉大工作——開闢星加坡。這是怎樣的代價啊！政治上，歷史的成功是怎樣比這代價的昂貴呢！奧莉維絲·瑪麗安死去，兒子們喪亡——這些小生命都保留着母親的容貌，母親靈魂的最後一線光芒，瑪麗安血統的最後溫暖。這個年青總督，因爲工作繁重爲了無數瑣事的煩惱，很少注意到妻子雙頰的日漸憔悴，白種婦女很難在熱帶上住上很多年的，兒子們死亡後，第二代的白種人稀少了，第三代更在未知數。

萊佛士再度結婚，他的損失會因爲這而稍減麼？因爲她的補救，一個人會減少痛楚麼？他繼續的命運向他表示出這些事件的價值，這些却令他毀棄了終生的快活。

在海洋的大火中，他的無從估計的天然歷史和人種學的蒐集，代表的手稿等，經過多年，無法移易的工作收穫，全遭火燒。回到倫敦時，健康就更壞了，他爲國家所做的事受到誤解和迫害，還沒有到達五十歲的年齡，他就在過度工作和憂鬱、貧困，不被尊重中逝去。

現在，他被認爲有天才的行政官，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他的巍峨銅像高高矗立在星加坡的海港上，他站在那廣場的中央，覺得十分孤寂，但是他應該站的地方，無論誰人都不能容許接近他，因爲在當日他是更加孤寂的，呆鈍的旅行家是無從想像的。

英國常常以野蠻對待優秀的子民，上帝是知道的，而這些子民的強項性格，無論怎樣，都已伸延了英國的勢力。負義能使意志堅強比諸平常的興盛更多。萊佛士經常用苛刻這個字描寫自己的命運，苛刻、嚴肅和嚴厲是英國的上帝。

巴登索格城之外，留下了奧莉維亞·瑪麗安，男人們有着非常困難的工作，互相扭打。誰是強項者，在他們的頭腦中刻畫出更多的不幸。女人們永遠的跟着他們，當他們不能再進一步，再回頭沉泊在愛情和恐怖中，祇有跟着她們丈夫到了絕路。

這是困難的。百年以前，一切東西都遠比我們所想像的爲困難，熱帶現在所有的安適不多，但在當日則全沒有舒服，酷熱是消耗的敵人，疾病的天然發生是不明白的。人們祇曉得用放血或其他的原始方法去保護自己，但一般的壞處是寂寞。寄一封信，幸運的要在六個月的時間，對再

會一個朋友或親戚很少希望。

奧莉維亞·瑪麗安——我看到她站在鏡子之前，已經給熱帶的潮濕弄污了，我看到她梳着自己的頭髮，嘆息着！而時間是過去了。

她坐在牀上，前面放着一面鏡子；憂愁的微笑，在鏡子裏像一隻蝴蝶掠過那疲乏的臉，不見了——一個女孩子的夢破滅了。

這是失望和痛楚，現在，嚴謹的上帝已經忘記她了。

可仍舊毋忘我！

詩站底綠葉 方北方

——千行詩「洗衣女」序

大塊頭的文章固然不容易寫，其實千幾百字的小品，甚至三言兩語的文字，也不是一揮便可寫就。如是，作為藝術上高度成就的詩，更不容易寫作，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因為，詩是藝術的語言。

所以要將同一範疇的事物，揚棄後納入一個句子裏，寫作技術如果是不夠修養的，根本就沒辦法把句子整理得穩帖、有力、而美麗。

因此，詩可以說是精鍊的語言，因此，詩也可代表畫家的傑作。

請讀魯迅先生的詩：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好像這種句子，難道不能說是精鍊的語言？無可否認：這，可等於一篇完整的宣言，也可以說是一把銳利無比的匕首。

再看張繼先生的「楓橋夜泊」。

詩站底綠葉

方北方

——千行詩「洗衣女」序

大塊頭的文章固然不容易寫，其實千幾百字的小品，甚至三言兩語的文字，也不是一揮便可寫就。如是，作為藝術上高度成就的詩，更不容易寫作，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因為，詩是藝術的語言。

所以要將同一範疇的事物，揚棄後納入一個句子裏，寫作技術如果是不夠修養的，根本就沒辦法把句子整理得穩帖、有力、而美麗。

因此，詩可以說是精鍊的語言，因此，詩也可代表畫家的傑作。

請讀魯迅先生的詩：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好像這種句子，難道不能說是精鍊的語言？無可否認：這，可等於一篇完整的宣言，也可以說是一把銳利無比的匕首。

再看張繼先生的「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便是詩人筆下的名畫。除開意識不講，單從這簡鍊的文字裏，我們不但可以聽見詩中的鐘聲，也可以看見詩中黯然的景色。

所以詩所以值得可愛，就是具有這些特點；詩，所以有它的黃金時代，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馬來亞並非詩之國，但，馬來亞可以建立起堂皇的詩站，這，並不是說馬來亞有高薄雲層的椰樹，也並不是說馬來亞有萬葉之王的榴槿，更不是椰樹與亞答屋渾成一體的馬來甘榜的風光，而是馬來亞同樣是人民構成的國家；而且馬來亞也與世界任何角落，同樣處在動盪不安的狀態中，所以馬來亞的現實，便成爲詩歌生命的血液；它哺育詩人的生命，使詩人更壯健地，更有勇氣地面對現實，激昂地高呼人間的悲歌，積極地來歡唱時代的進行曲。

鐵戈的「在旗下」。

米軍的「熱帶詩鈔」。

杜紅的「五月」。

.....。

這些，這些都是馬來亞人民的生活，通過詩人的筆觸所完成的傑作。

所以，馬來亞可以建立堂皇的詩站，而且可以生產優秀的、夠水準的詩篇。

「洗衣女」，這個千行詩的產生，便是馬來亞詩站一株都是綠葉的熱帶樹。

這熱帶樹上所生的果實是成熟的。原因是讀過「洗衣女」後，你會好像聽見無數洗衣女在哭泣一樣；而「洗衣女」中那位被時代鞭撻得血肉模糊的女主角，老是在向你控訴一樣。

可見馬來亞不是世外桃源。

可見馬來亞的現實，有好多值得歌頌的，有好多也應該咀咒的！

不管是天堂與地獄，總而言之，這些，都是詩人值得發掘，應該把握的題材和主題。

所以說馬來亞可以建立堂皇的詩站。

窮人最能同情窮人。

沉櫓也許是以這點來措理他的「洗衣女」。不然從整個「洗衣女」內容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能不會看見不合理的社會中，欺人的人會站在一邊，而被欺的人會被迫得走投無路也站在一邊。

其實唯有這點根據，所以作者在充實「洗衣女」的內容這方面是比較有把握的了。

文學作品是現實的反映。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沉櫓所以能這麼把握他的題材，原因是他生活在生活的夾縫中所看見的都是夾縫裏的人物。所以他對夾縫裏的人觀察得特別深刻。再說：由

於他本身也是長年累月在夾縫裏打筋斗的人，因此他對於陷入同命運裏的人便產生深度的同情了。因此透過他主觀上的認識，他在窮困的老師同情貧困的洗衣女的生活面給予凸出的表現：

祇因爲，

她的苦學經過，

感動了老師。

這老師，

一半是看不過眼，

一半是愛護。

因此逢人便代她尋頭路。

——洗衣女第七章二段。

這，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才會產生這點純真的同情心。

但是，光是這點同情心，對於「洗衣女」主題積極的表現，應給予評價的尺度，是不及充實的內容了。

原因是：

原來這個老師，

病重入州府。

有人說：

他含淚無語

拖着沉重的脚步

落荒去了！

——洗衣女最後一章末段。

其實作者所以不把窮困的老師安排在時代的尖端，理由是此時此地的老師，能夠發揮人類愛的同情心，已經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作者爲了反映現實的真實，便把窮困的老師迫去落荒了。

這，百分之百是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雖然今日的時代已經不是昨日的舊時代了。然而，「洗衣女」還是詩站底綠葉，我以爲。

賣
唱
者
藍
波

挾了一支古舊絃琴，
你就這樣賣唱餬口；
霜般的色素染上鬢絲，
悄悄地把你青春拉走！

一街轉過一街，
一巷挨過一巷；
影子幌在身邊，
曳長坎坷模樣。

嗓音唱出蒼涼古調，
哀絃勾出無限心聲；
冷嘲中備嘗辛酸滋味，
白眼裏領畧世故人情。

有時彈唱十五分鐘，
代價只值五隻銅板。

有時惹來一陣吆喝，

無情手兒直把你急急揮趕。

還說甚麼天無絕人之路，

這兒飢熱就儘夠你昏倒。

馬路天使聽來怪刺耳朵，

人生到此不如死了更好。

這埠跑過又趕那埠，

艱辛旅程老走不完。

誰說午夜緊接黎明，

天上烏鴉原是黑的一般。

挾了一支古舊絃琴，

你就這樣賣唱餬口；

霜般的色素染上鬢絲，

悄悄地把你青春拉走！

學非所用

梁雁鳴

楊秀清還沒有走到房門口，就聽見一陣辯論聲；他聽得出這是方偉志和盧孝元兩個人的聲音。他們這房間住了三個人：楊秀清、方偉志和盧孝元，三個都是美術專科學校的畢業生。畢業後，到現在已經快兩年了，都還沒有找到職業。這裏面除了盧孝元家境富裕，不急於找工作之外，楊秀清和方偉志兩個這次才算是真正體會到「畢業就是失業」這句話的滋味了。

他們住在這裏，不知不覺地已經過了三年，在這三年裏也不知道辯論過多少次——由於三個都是學美術的，所以，辯論的課題就往往是一些關於藝術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美術的問題。——可是，却不會有過像今天楊秀清所聽到的這樣激烈，幾乎是兩個人在相罵而不是在辯論了。

「難道做店員就是丟臉的事？」方偉志大聲地質問盧孝元。

楊秀清聽到這一句質問之後，就再也沒有聽到別的聲音了。

他推門進去。只見方偉志站在窗前，正背着房門；聽到開門聲，他把臉轉了過來——一對黑而大的眼睛，下面配着一個畧帶三角形的大鼻子，很明顯的形成一個顛倒過來的「品」字；像是有了一隻無形的手把他的臉皮往後腦拉緊似的，一點笑意也沒有。盧孝元坐在地板上，面前散放着

當天的報紙。他那圓圓的眼鏡框、圓圓的鼻子、圓圓的嘴巴、圓圓的臉；因為呷起嘴來，顯得更圓。

兩個人都因辯論而滿臉通紅，青筋凸露。他們看見楊秀清進來，兩對眼睛直望着他，心裏都希望他能站在自己這邊，讓自己多一份力量，好把對方駁倒。

「哈！你們兩個都變成關公啦！辯得臉紅耳赤。」楊秀清說着向窗前的寫字桌走去，放下剛買回來的畫片；望着方偉志，似乎在研究到底出了什麼事？

「秀清，你還不知道，人家小方現在要爲工作忙了；因爲，藝術不能當飯吃呀！……」盧孝元把手往身後的地板一按，拉長了聲調說。

「A！你不要諷刺，有理由你就講出來好了，何必話裏帶刺呢！」方偉志顯然有點動火了。「不要緊嘛！只要刺裏沒有毒就算了！」楊秀清爲了調和這充滿火藥味的氣氛，打趣地說着。他坐下來，看着他們兩個，還是那麼沉悶，便問道：「你們到底又在辯論什麼？」

「我跟你說……」

「事情是這樣的……」方偉志也同時說。

「好！就讓你先講！」盧孝元板起面孔說。

剛才急着要講話的方偉志，現在却靜了下來。他不想把要當店員的真正原因說出。先轉灣抹角地問道：「我先問你一句話：攪藝術的人是不是也要吃飯？」

「當然要啊！」楊秀清簡單地答道。

「對了！那麼，要吃飯是不是就要做工？」方偉志接着再問。

「你噲哩噲囉做什麼？要講就趕快講，不要講就由我來講。」盧孝元不耐煩地插嘴說。

「請你不要呱呱叫好不好？」方偉志回了對方一句。再轉過來對楊秀清說：「我告訴你，我今天上午回來跟他說找到工作了，是……是店員。他還沒有聽我講完，就立刻把臉轉了過去，用背對着我說：『哈！學了美術去當店員。』我就反駁他說：『店員也是人做的工作！』……」

「對啊！店員也是人做的工作呀！我沒有反對人家去做店員；我是覺得一個美術專科的畢業生去做店員，根本就不適合！……簡直不行！……」盧孝元打斷了方偉志的話。

「是怎樣不行？怕做不來？」楊秀清問道。

「做得來做不來還是另外一回事！問題是一做了店員就沒有時間經常接觸到美術，更不用說研究了。我們所以要進美專，就是爲了使我們能更好地掌握和運用繪畫工具，通過美術來教育人民。因此，我們就必須把美術作爲我們專業性的研究學科。所以，我們不能丟開美術去做店員；我認爲即使要找工作，也應該找那些和美術有關係的工作。做店員，根本就不適合！」盧孝元拼命用各種手勢來加強話裏重要的地方。

「老盧，現在不是叫你演講的時候，請你不要閉着眼睛談理論。我不否認，美術是我們終身研究的學術，是我們的專業。能夠找到一份屬於繪畫的工作當然好；可是，你不要忘了，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所謂人浮於事，要找工作的人一大堆，一份工作就有幾百個甚至幾千個人搶着要做。在這個時候，連粗工都不容易找，更不用說要找份適合我們的工作了。」方偉志兩眼望着地

板說。

「的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畢業了都快兩年啦！可是，工作還是沒有着落。雖然，家裏並沒有寫信來向我們要錢；不過，我們本身也要錢用嘛！房租、吃飯、買油布、油色都少不了錢。像我們現在這樣，不但不能幫忙家裏，還要每個月拉長頸項希望家裏早點寄錢來！這樣總不是辦法。所以，我認爲既然有工作，就一定要去做。」楊秀清說着站起來，走到桌前，拿起茶壺倒茶。可是，茶完了，他重新坐下。

「我沒有叫小方不要去做工啊！工作當然是要做的，可是……你想想看，去做店員，……哼！辛辛苦苦學了三年美術，就是爲了去做店員？衰也不衰到這樣嘛！要去到店員，倒不如拿這些時間來加緊美術的研究，打穩我們的基礎。」盧孝元望着楊秀清大聲地說。

「其實，有誰不想找一份適合於自己所學的那一門學科的工作呢？可是，在這個時候，就正如剛才小方所講的：人浮於事。在這樣的情形底下，學了三年美術去當店員並不奇怪，有些高中畢業生，何嘗不是讀了十幾年書去當店員或者做粗工呢？況且，店員又不是下賤的職業，爲什麼不可以做呢？」楊秀清慢條斯理地說道。

盧孝元一時沒有話好講。但是，他腦子裏還是忙着找理由來建立他的論點。

方偉志一動不動地坐着。心裏回憶着楊秀清這一番話，他覺得楊秀清是完全贊成他去當店員的。他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子，得到了人家的同情一樣：眞想把積在心裏的憂郁向對方傾訴：告訴他說上個禮拜接到弟弟的來信，信上說爸爸病了，失業了；爲了減輕家裏的負擔，他決定去

當店員……可是，向來不願向別人訴苦的性格，強烈地趕走了他要向楊秀清傾訴的念頭，他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嚥回肚裏。

「我還是認爲我們不適合做店員……人家店員這個職位，是留給那些只讀過小學的，或者沒有讀過書的人去做的。小方是一個美術專科的畢業生，也要去搶人家這個飯碗！」盧孝元不屑地說道：「告訴你，假如你真的要去做店員，我包管你不到三個月就手硬硬，拿起油筆來不知道要怎樣畫！」

「我不否認，當了店員多少會影響我對美術的研究；但是，也不能說，當了店員就一定會退步。當店員，只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吧了。只要能夠把剩餘的時間集中地用在繪畫上，在原有的基礎上去發展，我相信不致於會三個月後就手硬硬，拿起油筆來不知道要怎樣畫。」方偉志說着走到窗前，臉向外站着。

「哼！講是這麼講，做起來就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了……其實，反正你家裏又用不着你負擔，你又何必急得什麼工作都做呢？你應該照顧到你的學業！一個畫家——最低限度也是未來的畫家！去做店員，硬硬把自己的身份降低……」盧孝元對着方偉志帶開玩笑，帶戲弄地說道。這一下，可弄得楊秀清過意不去，他責備盧孝元：「老盧，你不能這樣講，我認爲，不管家裏用不用我們負擔，我們在經濟上都應該養成自立的能力。再說，我們在一起這樣久了，大家的情形都很清楚，根據小方一路來的學習態度來看，相信他是不會因爲去做店員便退步的。」

盧孝元好像沒有聽見，他的圓臉仍是朝上，在欣賞天花板。楊秀清看了，心裏很難受。相

處三年了！而且還天天在一起，同吃、同睡、同學習，可是，却沒有辦法把盧孝元這種少爺氣、輕視勞動的觀念改變過來。

就因為和盧孝元的思想不同，相處很苦悶。

方偉志幾次想撤下他們兩人，離開這房間。可是，碰到楊秀清和霽的、充滿友愛的眼光。想起楊秀清的話：「老盧的思想和他處世的態度，都是受他的家庭環境的影響，我們應該要有耐心地幫助他糾正過來……」他就壓住差點就要爆發的脾氣，想着要怎樣打破這個僵局。

房子裏一片寂靜。偶而從窗口吹進一陣風來，吹動了牆上掛着的畫（他們的作品），撞擊出幾聲聲響，像是細語中突然說了一兩句比較大聲的話語似的，隨後又是一片寂靜；比原先顯得更寂靜。

畫片的撞擊聲喚醒了方偉志的沉思，他抬起頭來，向牆上的巡視了一番。這裏面有着三個人的作品，也有着三個人互相糾正、修改而完成的作品。三年了，三年來盧孝元在繪畫上是進步了，並且進步得很快；可是，在思想上，雖然不至於落伍，却進步得很慢。這，到底他們幫助了盧孝元多少呢？……

好容易才說服了自己，方偉志向盧孝元他們這邊走過來，坐下說：「老盧，剛才秀清的話是很正確的，我們不能一輩子依賴家裏，也不管家裏用不用我們負擔，在經濟上都應該養成自立的能力。」聲音像是從他的胸膛發出來，低沉而有力：「老實說，我這一次所以這樣急於找工作，是因為家裏有了一些變故：上個禮拜家裏來了一封信，說我老子病了，被裁了，家裏只靠老娘一

個人維持，怎麼成？我弟弟又說爲了減輕家裏的負擔，打算不讀下去，要找工作。我回了一封信，叫弟弟先別退學，說我這邊在最近設法找一份工作，相信多少對家裏也有些幫助。」他說着把臉轉向盧孝元：「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撇開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等待那個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找到的適合的工作！你說是不是？再說，你也不應該這樣輕視店員的工作，他們也是正大光明的，拿自己的勞力換飯吃！」

「真的！你老子……」盧孝元睜大眼睛說。

「難道我還會騙你們嗎？」

「怪不得你這幾天老是有心事似的，不過，你這個傢伙也不應該，有事情總是自己悶在心裏，也不跟大家商量一下……」楊秀清聽了半天，忍不住責備方偉志幾句。

「現在，你們到底贊成不贊成我去接受這份工作呢？」方偉志嚴肅地等待着他的兩位好友的答覆。老實說，他自己也是迫於情勢，才會如此決定。他把這事和盧孝元商量，本來期望他提供一些意見，不料對方諷刺性的語調，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使他不能忍受，才有剛才的一番激辯。活生生的現實，擺在他們的面前，盧孝元再也沒法雄辯，只好順手拿起畫筆，低着頭出氣似地塗抹着。楊秀清覺得應該幫助他的朋友解決這個就業問題，於是不免思潮起伏，呆了大半晌。結果，居然給他摸索出一番大道理來。他嚥了一下口水，轉頭對盧孝元說：

「孝元，我相信你反對他去當店員是爲他好。但是他的境遇和你的境遇不同，所以限制了你对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你勸他不要去當店員，那末你到底爲他打算了什麼呢？是不是你有現成的

職位介紹給他，他偏不要，而要去當店員，所以惹你氣憤呢？沒有，什麼都沒有，你的反對只是空論。

「當店員有什麼不好，世界上凡是自食其力的職業，都是絕對高尚的，所差者，只是學非所用罷了。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但是對於一個有志的青年來說，這只是一種磨鍊，並不能限制他的志趣的發展。只要我們不自暴自棄，我們生活的圈子，就是我們藝術工作的對象；我們四周的形形色色，都是我們上好的藝術素材，如果我們能夠充分把握這些素材，還怕沒有成就嗎？所以我認為偉志的決定是對的。不但如此，我認為我在一年多來，未能找到工作，也就是犯了這個錯誤。至於孝元你自己，你的家境固然比較寬裕，但是工作還是同樣需要的，沒有工作，藝術就沒有生命，所以我勸你也得向偉志看齊。……」

楊秀清說得口沫飛濺，竟沒注意到偉志的兩眼滿含着眼淚；這時愕然地把話煞住。

只聽得偉志嘆了一口氣，聲音哽咽地說：「秀清，你的話很對。過去我一直沒有搞通思想，只盼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以致耽誤了二年寶貴時光，使我的父親積勞成疾，終於丟了職業。假如我一開始就能堅定自己，幫忙他擔起生活担子，相信他年紀雖然大了，却不至於拖得這樣悲慘的。……」

不待方偉志說完，他們三個人的手猛的拉在一起；雖然每個人都含着熱淚，但是已不再為他們的前途徬徨苦惱了。

海葬

陳連成

夜風在桅桿上呼呼作響，海嘯打破了夜空的岑寂。天上沒有月光，連星星也黯然失色；遼闊的海面上，除了遠方的漁棚上，有幾點鬼火似的光亮在閃爍外，整個空間漆黑一團。

碼頭冷清清的，海濱一帶非常荒涼，五十步外才有一幢破舊、低矮的茅舍，裏頭也不見一點兒火光。

打從黃昏過後，那艘停泊在碼頭旁的舢舨上，吳舵公和兩個年青水手都上埠去了。現在船上只留下一個胴體枯瘠、兩腮微窩的老廚子——王貝。

王廚子送走大家之後，才懶洋洋地把跳板從碼頭上的一端移回船上。這樣他獨自留在船上就比較安全了。——前天，停泊在附近海上有一艘潮州人的船，不知誰太過粗心，上埠後竟忘記移開跳板，結果他們船上的划子莫名其妙地失蹤了。王廚子想起此事，心窩裏又忐忑不安起來。他曉得最近海上有些壞蛋不但偷竊划子，甚至連那些大蕨搓成的錨索也會遭受災殃；那批海盜會在深更半夜趁人酣睡不備時，偷偷地用舢舨想法子把船錨撈上來，然後割斷錨鏈上的曳索，悄悄地

把船錨載走。他想到這兒，連忙從後艙跑到船頭。——還好，划子緊緊地吊在甲板上；他把手電筒的光線照射在海面上，看到那斜斜深入水中的粗大的錨索，心頭才稍微安定下來。

王廚子獨個兒在船上跑來跑去忙了一陣，覺得人又累，口也很渴。他嘆了口氣，打開廚房的門，在爐子裏添了些柴薪，升起火來預備泡咖啡喝。

柴薪在火爐中畢畢剝剝地燃燒起來。熊熊的火燄極猛，一會兒工夫水便沸了。王廚子把咖啡粉和白糖一齊倒進茶壺，然後沖下滾熱的開水，再用竹箸往壺中攪了幾下，就把那黑色的液體倒在一個茶盃裏，一茶匙一茶匙貪婪地呷着。

當那杯熱咖啡送進肚裏後，王廚子便覺得渾身有一股熱氣，不再冷得蜷縮成一團了。

閃電在漆黑的太空中，劃成無數條靈活的金蛇；那崩天地裂般的雷響，彷彿是魑魅魍魎在黑暗中詛咒要將整個宇宙毀滅。狂颶在怒號；海洋一會兒宛若溫馨柔婉的大姑娘，一會兒又變成暴戾恣睢的悍婦。

怒濤在洶湧地澎湃。那些停泊在碼頭一帶的船隻都隨着波濤起伏、搖擺，有的船舷在互相摩擦、碰擊，發出一種刺耳的怪響。

王廚子也感覺到船身正在逐漸猛烈地搖擺，雖然艀紅的船身龐大，但也不能太過大意。這當兒，他格外提起精神，因為經驗告訴他，每當疾風狂掃過後，往往會帶來一陣唏哩嘩啦的急雨。他早已做好一切準備工作，防雨帆布也緊緊地披蓋在後艙外了。他又穿上雨衣，帶着手電筒從右舷走到左舷，又在船頭甲板上仔細地觀察一番，然後才回轉後艙。

在夜間，後艙確實比較外頭溫暖，因為廚房就設在後艙右側，爐子裏熊熊的火焰始終未曾熄滅。後艙也是重要的地方，掀開艙口蓋板，下面有貨艙，艙房和儲藏室。——貨艙中，載滿了發酸味的碩莪粉；窄狹的艙房比較黑暗、淆雜，這是船員們睡覺的地方；儲藏室堆滿各種船具和糧食：帆索，網，鉛錘，槳，斧頭，鉤杆，竹篙，刀子；一些牛肉、沙丁魚的罐頭食品，一甕菜脯乾，幾鐵桶的白米，餅乾，咖啡粉，白糖，綠豆……等。

舵公室靠近廚房，王廚子進去一看，小鬧鐘的長針和短針正好重疊在十二上。他知道時候不早了，正想轉身去睡覺時，忽然覺得脚下踢翻了什麼東西，連忙用手電筒一照。原來那是一本言情小說，有幾張裸體美女照片同時跌落在地上，他拾起來仍舊把它夾在書中，一言不發的走出舵公室。

驀地，牝犬在船頭莫明其妙地來回亂跑，老是向岸上憤怒地狂吠起來。王廚子猛吃一驚，他趕緊帶了手電筒，一手緊握利斧，三步併做兩步的衝上船頭去。

一股侵膚刺骨的冷風直撲過來，王廚子伏在艙篷旁向外一望：四周黑黝黝的，看不見一個人影。須臾，隱約聽到一個沉重的脚步声由茅舍那邊走過來；牝犬好像知道那是熟人的聲音，牠雖然仍是豎起尾巴，睜大着眼睛，可不再怒哮了。

「誰？」

脚步声越來越近，王廚子忍不住大喝一聲，隨即把手電筒的光線照射過去。

「……是我，阿方。」一個熟悉的聲音從二十步外傳過來。

「你剛才不是跟刁，他們一同上埠去嗎？幹嗎獨自摸着黑，冒雨跑回來呢？……」

王廚子已看清來人是同船的小伙子，就放下跳板讓他下船。

「麻煩你了，貝伯。」麻斑方滿身被雨水打濕，他踏過了跳板，再三的向那個道謝。

「別客氣啦！」王廚子順手抽回跳板，指着廚房對麻斑方說：「剛才我泡了一壺咖啡，大家坐下來談談吧。」

「……他媽的，刁達這混蛋，我今天才算認清他的真面目！」麻斑方換了衣服，走出艙房，氣憤憤地破口大罵。

「喂，到底怎麼一回事？」王廚子向來以忠恕待人，不大喜歡年青人太過衝動。「你何必這麼憤激呢？」

「哼，他簡直是衣冠禽獸！……」麻斑方仍然怒不可遏，他那粗大的拳頭在餐桌上敲得亂響，連茶壺、茶盃也被震動起來。

「來吧，先喝咖啡再說。」王廚子惟恐那些陶器不小心會被他打碎，連忙滿滿地倒了兩大杯咖啡，隨即把茶壺移開一旁。

麻斑方看了這情形也覺得不好意思，便從褲袋裏摸出一包海軍牌香烟，順手遞一支給王廚子，兩個人點了火，狂抽起來。

「我早就有點懷疑刁達不是好東西，可沒想到他竟是這麼卑鄙無恥！……」麻斑方噴出一口烟，緩緩地說；他的態度比較溫和了，不像先前那麼激動。

「他欺侮你？」王廚子仍然莫明其妙。

「哼，簡直是對我的一種侮辱！」麻斑方的臉頰漸漸紅起來：「你知道刁達的鬼把戲麼？他花言巧語的把我引誘上埠去，原來是要我去開房間，嫖妓女！——他以為我是個可欺的人，幸虧當時我的頭腦十分清醒，一發覺到他這種可惡的把戲，我氣忿極了，就把他痛罵一頓，也不顧天在落雨，匆忙跑回來。……」

「好！你真是個硬漢！」王廚子聽完了麻斑方的訴說，不禁拍着對方的肩膀，滿口讚美起來。

「唉，算我倒霉！……」麻斑方連連打了幾個呵欠，邊說邊走進艙房。

夜深沉，舢舨上的談話聲漸漸小了。

艙外，急雨在鞭打着船篷，淅瀝淅瀝的，那單調、寂寞的雨聲，一聲聲增加了遠航人的旅愁！

王廚子憂鬱地躺在硬綑綑的板床上，他對着身旁呼呼打鼾的麻斑方嘆了一口氣，不禁又陷入痛苦的回憶中。……

二

在二個月前。

入夜；陰沉的天，飄忽起霏霏的雨絲。

王貝把舢舨繫在小橋的木樁上，他拿起漁網和簍子，蹣跚地向渡口的咖啡店走去。

「今天的魚多嗎？」

王貝一腳踏進咖啡店的門檻，那個操着生硬、帶海南腔的福建話的莫老板，就笑咪咪的向他打招呼。

「真倒霉，忙了半天，只捕到幾條小魚，鮮蝦倒不少！」

王貝用手搔了搔頭皮，臉上露出沮喪的神氣。

「好吧，這些魚、蝦就賣給我吧。」莫老板打開簍子一看，覺得很滿意，想要收買下來。

「不過，嘻，大家都是老朋友，價錢可要算便宜點！……」

「別忙，先給我一杯咖啡吧。」王貝揀了臨窗的座位坐下，邊說邊用手帕揩去額頭的汗珠和雨水。

「好的，好的，你太辛苦了！」

莫老板帶着歉意，親自跑去泡咖啡了。

窗外，雨越下越大了；遠處的建築物，在灰暗的暮色裏，只剩了一片模糊的輪廓。

王貝憂愁地望着窗外迷濛的雨景出神，直到莫老板把咖啡放在桌上，他才覺察過來。

「怎啦？肯賣嗎？……」莫老板歪着頭，微笑地問他。

「好吧，就賣給你吧，反正我也要回家了，省得麻煩。」王貝想起昨天莫老板送他一些中國茶葉，只好答應下來。

臨走時，莫老板把幾張鈔票交給王貝，還借了一把雨傘給他。

王貝走出咖啡店，他把濕漉漉的漁網披在肩上，一手拿着空簍子，蜷縮在雨傘下，像一個孤魂似的在泥濘的路上走着。

一股冷風刮來，他不禁打了個寒噤，連忙加速脚步，向「估俚間」走去。

他推開虛掩着的門，裏頭黑洞洞的，一股刺鼻的發霉氣味散播在屋內。黑暗中響起了一陣洪亮的鼾聲，夾着斷續的夢囈。他小心翼翼地摸索到平常放洋蠟的地方，劃了一根火柴，把燭台上的半截蠟燭點燃了。

搖曳不定的燭焰吐出微弱的火光，若隱若現的照着這間凌亂、混雜的「小鴿籠」。

陰景的角落裏，帆布床上躺着一個滿臉痘癍的小伙子。那人把一付黑臉膛露在綴滿了補釘的被褥外面，一張瘀黑的嘴巴張得大大的，露出一口殘缺不全的黃板牙，喉嚨口發出一陣含糊不清的夢囈。

「喂，醒來吧，麻斑方，別做夢啦，還是煮點稀粥吃吧，天黑了……」

王貝把漁網和簍子掛在板壁上，走到帆布床邊，掀開那人身上蓋的被褥，大聲地嚷着。

「啊——啊——」

麻斑方從夢中驚醒過來，他挺起上半身，坐在帆布床上，疲倦地打了兩個呵欠，才對王貝說：

「剛才閻蝎子又來找你索取保護費了，他說你已經欠了三個月，如果大家像你這樣，兄弟們豈不個個要喝西北風了？……」

「唉，有什麼辦法呢？近來捕到的魚又小又少，再說那舢舨也舊了，常常漏水，經不起大風浪的打擊。……眼看連飯都沒得吃了，那有錢白送人家呢！」

王貝長嘆一聲，從床底的米缸裏，量了一些白米倒進小鐵鍋，轉身向廚房走去。

燭光簌簌地跳動了兩下，燒熔的燭油沿着燭台淌在桌上，凝結成一堆白晃晃的蠟塊。

麻斑方望着垂淚的蠟燭出了一會神，肚子餓得難受，便拖着木屐向廚房走來。

這時候，王貝已經把小鐵鍋的米放在煤油爐上煮，正坐在桌子邊，手上端了一杯淡黃色的中國茶在呷啜。

「喝茶嗎？」王貝指着桌上的茶壺，向麻斑方說：「茶葉是昨天莫老板送的，聽說是他的親戚從唐山帶來的呢。」

麻斑方覺得有些口渴，倒了一杯茶，站在桌邊，就是咕嚕一聲。

「真好！涼快得很！」

「再喝一杯吧？」

「不了，還是吃粥好。」

兩人正談着話，煤油爐上的鍋子，忽然撲撲作響的，沸騰的粥湯由鍋蓋下噴出。王貝連忙揭開鍋蓋，用鐵勺攪了幾下。等到粥稀爛了，才把鍋子拿起。

麻斑方走去打開破舊的碗櫥，拿了粗碗和筷子，又把早上吃剩的一小碟菜豆，半碗豆腐，和兩個冷鹹煎餅放在桌上。

「你先吃吧，別餓壞了！」

王貝盛了一碗粥給麻斑方，自己將一個冷鹹煎餅送到嘴裏，咬了一口。

「你也來吃吧，辛苦了半天，光吃鹹煎餅怎行？」麻斑方有點過意不去。

「不，下午我在渡口吃了一碗餛飩麵，剛才又在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肚子不餓，晚餐這兩塊餅足夠了。……」

麻斑方用感激的眼光望了王貝一眼，就不客氣地低下頭去吃粥。

「喂，開門啦，王老頭回來了嗎？……」

門外有人在憤怒地敲門，是閻蝎子粗暴的聲音。

王貝皺起眉頭，他明知事不妙，但不能裝傻不去開門；遲疑了片刻，只好硬着頭皮，顫顫抖抖地來拔了門門。

門剛打開，一股強烈的酒味衝入王貝的鼻孔里，他不舒服地打了一個大噴嚏，那個酒鬼却哈哈笑了起來。

「喂，告訴你，王老頭，從明天起，此地不准你居留，除非你把三個月來欠下的保護費完全交清，不然你的那隻破舢舨也休想要回。——嘿，你去報警吧，老子先白刀進，紅刀子出，那時別怪我太無情了……」

醉醺醺的閻蝎子把話說完，一路打着嚏，踉踉蹌蹌地走了。

「天呀，這是什麼世界呀，窮人爲什麼到處受人欺凌呀！……」

王貝聽了閻蝎子這番蠻不講理的話，不禁放聲痛哭。

「唉，貝伯，別傷心啦，事到如今也沒辦法，他們這種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是不好惹的，你還是看破一點，早日離開這兒好，免得吃眼前虧！……」麻斑方安慰他道。

「……聽說你們的舢舨要到廖內去，不知船上水手僱全了嗎？如果有空缺，我倒很想跟你一道走。」王貝揩去眼淚，下了決心說。

「恰巧極了！船上缺小一個廚子，你才是最適當不過的。」就這樣，王貝被介紹到吳舵公的船上，担任廚房的工作。

三

天剛微露魚肚白，麻斑方在酣睡中便被一陣劇烈的嗆咳聲吵醒了。

「貝伯，你的老毛病又發作啦！」

他向廚房探頭，那個老頭兒僵僵着腰，已在忙着作早餐了。

——咳咳咳……

王廚子一手按在胸前，拚命地咳嗽；看他的表情十分痛苦，愁眉緊蹙。

「吃點藥吧？」麻斑方很爲他担心。

「唉！什麼藥都吃過了，可總不見效。幸虧只是清晨才咳，晚上不會，不然可真要我的老命了。」王廚子仍然忙着炒菜的動作。

「是不是肺病？」麻斑方有點害怕。

「不是，」王廚子坦白對他說：「我在年青時，胸膛曾被旋轉的絞轆打傷過！」

「我想你最好照照X光？」麻斑方勸道。

「唔，照過好幾回了，醫生說不是肺病。」王廚子偏過頭去，表示他不願再談下去。

麻斑方沒趣地走開。他提起一隻帶繩索的小木桶，走到船頭，把它往船舷外一拋，隨手汲上一些海水洗臉。又汲上數桶海水沖洗甲板。沖洗後，他又把抽水機搖了幾下，一股污黑的水從他的腳邊流過去，分向船舷兩旁的排水口再流入海。

「開飯啦！」

王廚子向麻斑方招招手。餐桌上已經擺上了一碗豆腐清湯，一盤沙丁魚，一小碟醬瓜，一盤油煎菜脯，和一碟豆仁炒鹹菜。

「……呵，天天都是吃這些鹹東西，胃口差不多都吃壞！」麻斑方嘟囔着說。

「唉，前天我已說過船上缺少蔬菜啦，可是吳舵公好像沒聽見……。」王廚子用湯匙舀了幾塊豆腐送進嘴里咀嚼。

「哼，要嘛就不幹；若再惹起老子的脾氣，看不被老子活揍他一頓才怪。」麻斑方向來不滿吳公舵這種作風。

「唉，真是的！我活了這把年紀，那一樣不曾見過？就沒見到像他這種怪客的神色……。」王廚子不禁搖頭感喟起來。

「……聽說他這趟在廖內可發了不少財，你知道嗎？」麻斑方忽然向王廚子提出這個問

題。

「真的？」

「難道還騙你不成？」

「到底他發了什麼財呢？」

「走私鴉片。」

「鴉片？」

「唔！」

「我怎麼不知道？」

「哈，他連海關緝私人員都瞞過了，難道還會被你發覺不成？——老實說，我也是聽人家講才知道的。」

「哦！怪不得姓吳的會這麼神氣，嫖賭飲吹樣樣都來。」王廚子若有所悟：「但是，到底是誰告訴你的？」

「昨晚刁達告訴我的。因為他是吳舵公的推銷員。」麻斑方把空飯盃放在洗碗里用肥皂和清水洗淨，然後低聲對王廚子說：「咱們跟姓吳的這種人相處，不但受罪，而且也很危險呢！……」

「不錯，我是不得已才吃這碗航海飯的。年紀老了，真是沒法呵……至於你呢，正當年青力壯，又沒有家庭的牽掛，何不趁早轉行呢？……」

「唔，我想這回到了新加坡後，就在親戚的工廠裏謀一個餬口的職業，總比漂洋過海好得

多。」

「你能介紹我去嗎？」王廚子趁機向麻斑方探問一下。

「爲什麼不能呢？」麻斑方坦白的說：「不過，我沒有什麼把握；總得回到新加坡後才能答覆你。」

「也罷，反正航海飯不是容易吃的。」

王廚子說罷，懷希望的走去收拾殘羹冷炙。……

早飯過後，碼頭上倍見熱鬧。

一艘滿載鮮魚的漁船靠岸了，苦力們爭先恐後的搶着搬運一箱箱冰凍的魚。一時人聲、槳聲、摩托聲、擾擾嚷嚷，一片喧譁。

是退潮的時候，沿岸沙灘上有不少赤足的頑童在拾貝殼。有的人不時把手中的枯枝伸入那斑斑剝剝的岩石底下，一會兒，發黑的岩石被挖起了，那些來不及隨潮水退回海裏而被困在洞里的水生動物：如螃蟹、蝦、小魚、蚌、螺、牡蠣等，都無所遮蔽，一一暴露出來。孩子們不時發出歡悅的笑聲，他們興高采烈的將這些虜獲物丟進自己帶來的鐵桶里。

王廚子換了一身黑縐綢衣服，離開那擁擠、混雜、充滿腥臊味的碼頭，預備到市區的街頭理髮攤去剃頭。

到了市區，他不願到處亂逛，連稍微停留下來喝杯冰水也沒有。這並非他的爲人吝嗇，而是

袋裏的錢不多；僅有的五塊錢，還是先向吳舵公預支的。——說來也怪可憐，到舢舨上工作後，二個多月來，他只上埠三次；兩次是替船上補充糧食，一次是剃頭。今天是第四次了，也是因為頭髮長得像囚犯似的，他才想上埠來。

他所要光顧的那個理髮攤，在一條窄巷內，只有一個理髮師在主持業務；一張理髮椅，一個長方形的鏡子，一些理髮工具，一張桌子，和兩把矮凳子；設備非常簡陋。不過因為索價低廉，王廚子剃過一次以後覺得滿意，所以今天又找上門來了。

王廚子走到巷口，他遠遠地便叫起苦來；原來那理髮攤現在生意正興隆哩；除了理髮椅上躺着一個外，兩把凳子都被別人佔住了。

「……老兄，真對不起，先來的先剃，請你稍等一會兒吧！」理髮師已經剃好一個頭，那人一走，王廚子正想坐上理髮椅，可是髮師指着另一個，抱歉地對他說。

「沒關係，沒關係。」王廚子搭訕地，把屁股貼在別人剛起來的凳子上。

接過理髮師遞給他的一支廉價香烟，王廚子只好耐心地坐在一旁等候了。

正感到無聊的時候，驀地，巷口出現了一張熟悉的臉龐。王廚子被那人的聲音吸引住了，他仔細一瞧，原來來人正是吳舵公。

「……他媽的，早不剃頭晚不剃頭，偏偏老子正要用人時候，你就跑來這兒。」吳舵公滿頭大汗，氣喘如牛，直奔過來。「喂，咱們今晚就要離開膠內啦，你聽清楚了沒有？哪——這兒是廿元，你先拿去辦點伙食，剃好頭快去。老子現在沒空和你嘮嘮，還得去找那忘八刁達！……」

王廚子默默地接過錢，他痴望着那逐漸遠去的背影，心里雖很不服氣，可是聽到即將回返新加坡的喜訊，一肚皮的悶氣無形中消失了。

好容易才輪到他。剃了頭，付過錢，他便急忙趕去採購些罐頭食品，菜，醬油和鮮魚之類。隨後他又順途去通知運水船的老鄧，教那個即刻派船運淡水到舢舨上。因為船上不能缺乏淡水的供應，否則飲食便成問題了。

歸途中，王廚子踽踽獨行，但他覺得渾身很輕鬆，竟忘了半天奔走的疲勞。

「嘻，現在可不愁沒有新鮮蔬菜吃啦！……」王廚子笑吟吟的，他把採購回來的糧食搬進儲藏室，自言自語的說。

不久，老鄧的運水船開駛過來了。麻斑方幫老鄧把一條細長的橡膠管子放入舢舨的大水桶中，一股清潔的淡水便從運水船上引過來了。

打發走老鄧後，王廚子赤了膊，露出一身的黑肉，他下身只穿一件短褲，就這樣子站在船舷邊，用小木桶汲海水冲凉。

驀然，刁達垂頭喪氣的出現在碼頭上。

「……媽的，你到底打算怎樣？老子海關早報好了，今晚船便要開返新加坡，難道你還想歇在這兒不成？……哼，你懂得航海規矩麼？快說！……」

王廚子起先被嚇一跳，後來看見是吳舵公正怒氣冲冲的抓住刁達的衣襟，在那兒大發雷霆。他看了覺得好笑，不禁回頭對麻斑方聳聳肩，伸了一個舌頭。

「舵公，請你放手吧！我刁達實在沒有這個意思，請你別誤會！」神喪氣沮的刁達，在向吳舵公苦苦地哀求：「讓我自己走好了，別這樣子揪住我，怪難看的！……」

「好，那麼快滾下船去，別再廢話了。」吳舵公不由分說的把刁達趕過跳板。

四

天空中飄浮着曲髻的雪朵，有幾隻海鷗自由自在地盤旋着；落日的餘暉，終於消失在水平線下。

舢舨上，升起了一縷縷的炊烟；這是船員們在膠內碼頭的最後一餐了。

用過晚飯後，吳舵公敏捷地爬上桅桿，向遠方海上凝視了一會；天逐漸黑下來了，看情形潮水要五更天才會上漲。他只好下來吩咐大家先把船帆預備好，等下半夜才開船。

王廚子泡了一大壺咖啡，大家圍坐在後艙桌邊默默地喝着，沒有一個人想打破這沉寂的氣氛。這時候，船上四人的心情都不相同，各人在沉思着自己的心事：王廚子顯得很興奮，他想起不久以後便能回到新加坡，那瘦削、蒼老的臉上，不時流露出喜悅的笑容；麻斑方獨自蹲在舵旁，他漫不經心地遊戲弄着那頭貪睡的牝犬；刁達由於昨夜和麻斑方發生過口角，大家見面時臉黑黑的，何況剛才他正在賭牌，一下子被那無情的吳舵公強迫上船，心中更是悶悶不樂；吳舵公則坐立不安，因為相傳近日海外白浪滔天，他正在担心舢舨這次遠航能否安然無恙的返回新加坡哩。……

一鈎新月冷冷地斜掛在湛藍的寥天，幾顆疏疏落落的寒星顯得黯淡無光，只有那晶瑩的銀光透過樹梢瀉照大地。

靜穆的碼頭，荒蕪的海隙，冷風中哆嗦的茅舍，還有那吊起半帆的舢舨：這一切在蒼白的月下，陪襯得更加淒緊、寥闊。

潮水逐漸掩上沙灘，波濤一排又一排地沖激着那滿是苔痕的岩石濺起了一些白沫。

吳舵公在舵公室內睡了一覺，一股冷風刮進後艙把他吹醒了。他看看小鬧鐘：二時五十三分，正是滿潮時刻。

「喂，風啦！快起來，死豬……」吳舵公從舵公室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忽地，他飛起一隻毛茸茸的腿，狠狠地踢了一下那個蜷縮在舵邊打鼾的刁達。

「阿方，時候到了，該起身啦！」王廚子一手揉擦着惺忪的眼皮，一手搖醒那個睡在身旁的同伴。

「……好，現在準備開船！」吳舵公向大家吩咐道。

一下子，棕色的船帆掛上了，大風把它吹得鼓鼓的響。

升起船帆後，吳舵公倚在舵柄上，口講指畫的指揮水手們分頭工作。——王廚子和麻斑方合力拔起船錨，絞車慢慢地把水淋淋的錨索撈了上來。刁達無精打彩地伏在船舷邊，鉛錘從他的手中往海里溜下去。

測水後，吳舵公向大家比了一下手勢，王廚子，麻方和刁達各人站好姿勢，手拿着鉤杆或竹篙，側着身子用寬大的肩膀撐開船。同時，吳舵公把舵柄向後用力一扭，船頭慢慢地朝向大海調轉過去了。

正當此時，忽地砰的一響，船身猛然一撞，舢舨便被送到暗礁上了。——刁達揉着眼皮，目瞪口呆的，原來他在打瞌睡呢。

「完了，現在一切都完了！」吳舵公哭喪着臉：「船沉了，大家都沒命！……………」

——碰！

猝不及防，咕喇一聲，那粗大的桅桿竟被暴風橫掃作兩段，並且迅速地往後艙倒下去；艙篷也崩裂了。

「救命呀……………噯喲，痛死我啦！……………」

倉猝中，王廚子不幸被壓在斷桅下！

「喂，大家快來幫忙呀，人快被壓死啦，救命要緊呀！……………」

吳舵公和刁達二人瘋了似的，他們分頭衝入舵公室和儲藏室，只顧搶糧食和錢財；儘管麻斑方嚷破喉嚨，也沒有人過來幫的忙。

「啊——貝伯的腿被壓壞了！……………」

處在這個生死關頭，麻斑方使出渾身的氣力，好容易才雙手把斷桅抱起，移開。可是，王廚子已經雙腿血肉模糊，殷紅的鮮血染遍了艙面，慘不忍觀；人早已昏厥過去了。

船頭高高地翹起來，海水大量地從裂口灌進後艙。儲藏室和艙房都充滿了水，刁達只搶救出幾件衣服和一些乾糧；貨艙中的碩莪粉大半被海水浸濕了，這更增加破船迅速下沉的機會，因為碩莪粉浸了水是會越發沉重的。

順着風，舢舨揚起了棕色帆，乘風破浪的向大海駛去。

一會兒，海隅，碼頭，拋在遠遠的後頭了。……

在大海中航行了兩個鐘頭，天已接近黎明了。此時，天氣驟然惡劣下來，昏天黑地的，靠着羅盤才辨別出方向。

風浪越來越大，滿載的舢舨在翻騰的汪洋上顛簸得很厲害。嘩啦嘩啦的浪頭不時沖上船舷，抽水機一刻不停地響動起來。

閃電劃過長空，霹靂一聲，緊隨着下起溼濛的細雨；雨水打濕了船帆，打濕了甲板，也打濕了船上一羣苦難的人兒。

「喂，誰來替換我掌一下舵？」吳舵公倚在舵旁足足站了兩三個鐘頭，他感到雙腿麻木，漸漸支持不住了。

「好，我來！」

這時候，王廚子和麻斑方正在緊張地搖動抽水機的槓杆，他們倆的背心全被汗水濕透了，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刁達只好硬着頭皮，自告奮勇的向舵旁走來。

吳舵公鬆了一口氣，他蹲在船艙忙着用雙手揉搓自己發麻的腿部。

休息些時，他又忙碌起來了；但人剛鑽入艙房，便驚慌失措的從艙口探出頭來：

「糟了，船艙裏滿是水！……」

「把划子放下去！」吳舵公知道毫無希望了，他只好發出這個命令。

刁達揮動起手中的斧頭，那綑住划子的粗索一下子都斷了。划子一着水，刁達跟着跳下去；吳舵公便在船頭，把一些應用品和兩隻皮篋用繩子溜下去給他。

「喂，小伙子，別管他了，咱們還是逃命要緊呵！……」臨走時，吳舵公焦急地向麻斑方催促起來。

「哼，去你的吧，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東西，撇下受傷的人不救，只知自顧逃命，這是應該的麼？」麻斑方咬牙切齒的，他抱着腿都滿是血的王廚子，勉強站立起來。「老子寧願被淹死在船上，不願和你們這些沒有天良的人逃！……」

「你——走吧！……」

王廚子奄然清醒過來，他的面色非常蒼白，聲音微弱，痛苦地指着那已放下海去的划子，企圖掙脫麻斑方的摟抱。

「不！要走大家一齊走！」麻斑方沉着臉斬釘截鐵地說。

「哈哈……」

海上，突然傳來了一陣刁達的冷笑聲。

「啊——刁達，你不能這樣沒良心呵！天殺地滅的……」

吳舵公回頭一看，只見刁達已將划子盪開了，而且正用雙槳拼命向遠處的一個荒島划過去。他急得在船頭暴跳如雷，最後竟縱身跳下海去。

「滾開！」

一會兒，刁達眼看划子快被吳舵公追上了，他反而迎向吳舵公倒划幾槳，冷不提防飛起一支槳，很準確地朝向那顆正浮出水面的頭顱，狠命地劈下去。

「啊——」

只聽得吳舵公慘叫一聲；大概是頭破血流，腦漿溢出，當場死了。

刁達正在得意洋洋的當兒，猛然一個險惡的大浪，像一堵牆似的排山倒海撲過來，即刻划子連人都被捲入漩渦，滔滔的巨浪淹沒了一切。

海嘯在猙獰地冷笑着；浪潮湧上船頭，海水淹過了甲板，舢舨漸漸往下沉……

幾隻凶猛的老鷹在蒼穹打着轉兒，牠們銳利的眼光正注視着海面，彷彿在伺機用强有力的鈎爪去捕食那些自私自利的遇難者的屍體似的。

麻斑方緊緊地跟住王廚子，他們各人的腰間繫了救命圈隨着波流向那遠處的荒島載浮載沉地洩過去。……

訴上當 李過

「浮動地獄」第一章

「等等，等等！我不是亞生。我是代他來頂個名的，亞生一下子就來。等等啦！船不要開，好心啦，等等，唉呀！亞生，亞生！你還不來，你爲什麼還不來？我要回去呀！……」。

「等等……」

紋轆軋軋地響了一陣又一陣，主帆、前桅帆、三角帆……一張張的升上去；從船側來的風，鼓捲着帆。舵手轉個適當的方向——風漲滿了帆，船頭慢慢的撥開海水，向那茫茫的大海前進。看到船不停，那人發瘋似地穿個人羣，奔向船旁。

「喂，死人呀！還不快點攔住那發瘋的死豬！」瓜子帽下的長辮在灰袍上擺着的豬仔販頭土龍，站在艙房的甲板上，盯着他那對鼠眼，高聲的喊。

看守人衝過去，想抓住代亞生來的人，已來不及了，他跳下海去。較後的幾個，雖是想用生命去換取自由，可是已沒有機會了。那些看守人拿着棍子在船欄旁看守。

船開了，大家都惶恐起來，叫喊的叫喊，哭的哭，呆立的呆立。遙望山河，牢牢的盯住；那裏雖然是他們受難的土地，他們還是眷戀着。當那人跳下海時，艙面上的人羣給怔住了；隨後，

騷動起來：有的要去看個明白，有的也要去跳海。全個艙面亂糟糟，要點名已是無可能的了。

土龍看在眼裏，一面差遣手下要員晉普去指揮維持秩序，一方面放聲吶喊：「喂，把豬糞趕下艙去。」

高瘦的晉普，捻捻他那高大的鼻子，走下梯來，猶豫了一下，轉頭看看肥面上夾着鼠眼的土龍，終於走前去，站在幾個看守人附近，喊起來：「三面圍起來，只放開到艙裏去的路」。看守人依着他的命令行動，他心裏有着一陣的快感。但，當他發現自己身傍沒有看守人時，他迅速的往後退，張開那雙大眼睛找看守人或退路。

熟練而兇狠的看守人，一下子就控制這羣不幸的人，他們一邊喊：「到下面艙裏去」，一邊舞着棍子，打那些不聽命的人。

起初，大家在猶豫，不肯馴服的走入艙裏。可是，後面和兩側的人受不了棍子打，齊向前擠，前面的人漸漸地給擠入艙裏……艙面的人越來越少，艙裏的人愈來愈多，終於，艙門給封住了。

三枝桅的大桅船並不怎樣大。堆疊着貨物的艙裏和甲板上，發出陣陣的霉臭味，使人嗅了惡心要吐。但是，嗅慣了，也就不覺得怎樣難受。

船上的艙房是給船主和高貴的搭客住的；船員及看守人雖然也是住在艙房裏，但是，是幾個人擠在一間簡陋的小房裏；豬仔們，是住在甲板下的大艙裏。

大艙的兩邊有十幾個小窗，但遇到大浪時，便得關起。除了經常關閉着的艙門外，沒有其他

的通風設備。所以，全艙黯暗，空氣惡濁不堪。艙內，照例在船開前洗了一次，但是舊有的骯髒還是層層的留在上面。等到搭客擁入艙內，甲板上就更骯髒了；而且有點濕漉漉的，黏膩膩地，手在甲板上一擦，就有黑黑的一層沾在手上，還會發出臭味來。就在這樣的地方，鋪着各式的席子，二百多人擠在那裏面，如果每個人把自己的包袱當枕頭，不要騰出地方來放行李，每個人能擠得一個位置，但不能如規定的每個人十五方呎；要睡得舒服些，就要有一些人連坐下的位置都沒有。

沒有一張面孔露出笑容，連沉默也是強忍的。忍不住的人就痛痛快快的哭一陣，甚至呼父喚母的叫喊起來，累得那些不想哭的人也哭了起來。

呼呼的風從窗外掠過，嗚嗚的哭聲又從窗內湧出。

「成鑑，不要哭了，聽了使人很難受的。你想，到了這地步，就是哭死了也沒有用。我不也是有老母親在，我的境遇不也是和你一樣？誰教我們沒有眼睛，把壞蛋當好人看。」

瘦個子的成鑑仍在哭。勸他的人眼眶也紅了，話說不下去。停了停，咬住牙根，用肱擦擦眼睛，接下去說：「我們既然愛賭幾手，欠了一身債，才落到今天這般田地！以後的事，雖然明知道壞的比好的多，還是可以賭賭運氣的。說不定還有出頭的日子。」

成鑑抹幾下眼睛，對赤着膊，露出堅壯的肌肉的永成說：「出頭，出你的死人頭！現在就給關在這樣的地獄裏。還會是可能出頭的人？」

「你們是自己愛賭才落到這般田地，還有得說。我，唉！……」

雖然彼此不相識，但是，相同的命運使他們自動的相識，聯繫起來。

「你怎樣？」永成好奇的問。

「我，我……」因為還在啜泣，說話顯得很不自然。蕃薯良斷斷續續的說：「我……在鄉下種田，納田租，繳雜稅，收成一百斤，自己沒有三十斤下肚，實在活不下去。他……那可惡的痞子，告訴我，廈門有個好去處，我以為是真的，就跟那痞子到廈門來，誰知道，住了六七天，什麼工都沒有找到，他却說錢用完了，要向我討路費、伙食費、客棧費。你們想，我那裏有那麼多錢？帶在身上的一點錢，是當賣東西所得的一點點，不夠還。過了二天，他回來，對我說：不要緊，他已替我找到工作。第二天，他帶我到一家館子裏去，要我對館子裏問話的人說，我是自願到那裏去做工的，他們便給我工做。他又告訴我說：不可以跟館子裏的人談話。急要找工做，好還他錢，免看他那臭鬼臉；那會想到許多欺詐的事，就照他的話做了。誰知道，結果却是這般壞！」

「我跟你差不多！」坐在蕃薯良身傍的鴉片根接下去說：「他們只是叫我替人家頂充一下名，便有二十元可拿。要是有那麼二十個大銀元，我就可以還那死鬼的路費、伙食費和客棧費，不必再受他的烏氣；自己也有點路費可以回家鄉去。誰知道，我什麼都照他的話做了，而那個人却不來，他們當我是那個人，給趕到這艙裏來。真是貪小財誤大事，你說衰不衰？」

是累了，還是以為哭來沒意思？哭聲漸漸的停息了，大家好奇的在聽各人傾訴的遭遇。

突然，一陣爽朗的聲音打破這悲哀的氣氛：「你們為什麼這樣的傷心？」

大家轉過頭去看看他——他個子堅實，臉上雖然露出笑容，但這笑是使人覺得可怕的。

他也看看大家，說：「據他們說，只要我們甘願賣力的去做工；那裏的工錢還不錯，一個月有四元。伙食自然也是好的，大魚大肉時有，像這樣的伙食，咱唐山是沒有的。那裏的東西便宜，儉儉來，那一個不會剩些錢呢？那裏還有什麼錫米牛，掘到錫米牛，即時就發財了。那裏有美麗的番婆，要是娶到一個有錢的，自己便可以成爲有錢人了。那裏的番仔很慇，只要積點錢，隨便做個小生意，錢就會滾滾的進入袋子裏。」他下個結論：「像這樣多的發財路，誰敢說咱們不會碰上一條？」

顏奕民樂觀的論調雖然不能改變大家悲觀的情緒，但却給一小部份會幻想的人一點思路，聊以安慰自己。有些剛直的人，聽完了他的話後，反駁的說：「騙人，都是騙人的！要是這樣好，爲什麼沒有人要去？爲什麼先前去了僥倖回來的人都不願再去？爲什麼要強人去，掠人去？」成敦說了，悲從中來，不禁的啜泣幾下。

「那裏是騙人的？」顏奕民辯正說：「你們總可以看到許多番客，穿着大白荷蘭白，僱人挑了好多担行李回唐山；也聽見他們寄許多錢回唐山買田園。番平要是沒有那樣好賺食，他們怎麼會發財？」

「販賣人口的人不就會發財？靠我們給做工的人不就會發財？」

「你不想想看，過番的有多少人，發財回去的才多少人？那些一去不但沒有回來，連消息也沒有的，要怎樣說？難道他們發了財就忘記回唐山？未必吧！」李答冷冷的刺一下。

李答的話，顏突民是受不了的。但是，他知道，理愈辯愈真，如果再辯下去，于自己的任務是不利的，也就暫時的沉默。

這場辯論停息後，大家又再繼續敘述自己不幸的遭遇。

「你剛才好像講還沒有完，現在再講下去吧！」辜春生催着坐在他旁邊的鄭真光說。

一想起那可怖的往事，悲憤便湧上心頭！可是，一會兒，他便把高昂的情緒抑下：「我是給土匪捉去的。土匪以爲我家裏有錢；其實，我家只存下好看的空殼，裏面是空空的，正如俗語所說：『表面好看裏面空——厝頂黏白灰，厝下無稀粥。』」所是，說來說去，討價還價，那些土匪要十担穀才肯放我回來。照那時的情況，我家盡傾出來也無十担穀，而且還欠下不少債，要借，一下子也借不來，土匪限期又迫，家父沒有辦法，只好『撕票』（綁票未能贖回稱爲撕票）。土匪辛辛苦苦才抓了我，原想撈一筆的，現在撈不到，那裏肯放過，便將我賣給「豬仔販」。我起初很逞強，說不願去，是給他們捉去的。那衙內的大人（官員）不准我去，要他們領我回去——回去，你們看！」鄭真光脫下他那件襤褸的上衣，露出滿身烙印。——焦的、紅的、紫的、腫腫的和一些疤痕，把他肌肉原來的樣子改變了。

「這些是我逞強了的結果，是他們給我的教訓，他們還恐懼我，如果再不肯照他們的話去做——你們有看見我胸前的刀痕吧！他們說，就要在那上面噴幾口冷水，刀子插進去剝我的心。還說，人心可以賣得幾個錢，不然炒來下酒也是頂好的補品。看他們那兇蠻的樣子，真的敢幹起來。爲了不吃眼前虧，便只好忍受一切，乖乖的允他們，就變成現在這樣子。所以，我說，要是

好去處，他們就不必這樣怕沒有人肯去，也不必用種種手段來把我們押到這船上，賣到番平去。」

「對！說得有理！」好多人附和他的意見。

「唔！你是外地販來的，怪不得口音那麼重。說到冤枉，我們這些人，怕每個人都有。」

「就是啦！」

「你的是怎樣的，說來聽聽！」

「唉！」張明嘆口氣，說：「明年有三十多斤種的公田輪到我，除了祭祖掃墓，給人家吃二餐外，還可以贏下不少錢。我呀，就想利用這些錢來娶親。誰想到親人看了眼紅，他們做個圈套給我罩。結果，我鑽進去了。那是怎樣的圈套？你們猜！——他們誣我強姦女人。實在是沒有的事。不過，當時給請了些酒，又給女的一誘惑，就動起念來，剛踏進她的房門，外面就有人包圍着我，女的喊了起來，他們說要捉住強姦的人……我因為喝了些酒，有點不自在，不大會分辯，而且也謊了。他們捉住我，關了起來。說不是活埋，就是送到官裏去。可是，當天晚上，就有個鄰鄉人來，帶我逃走。逃走的結果，就是給販到是裏來。」

「你還有跑到女人的房裏去，有什麼好說？我，那才冤枉！隔壁的牛給人家偷牽去——因為我的一把長鐵鑿放在門外給偷牛賊拿去用，又給扔在那偷牛賊挖的洞口；他們就憑這一點証據來誣賴我跟偷牛賊合作，硬要將我捉到官府去。我真是有口難辯，有理說不清。既然是無法辯白，不容我辯白；爲不吃眼前虧，我想離開家鄉一些時候，等事態明白了才回來。誰料到！這一避，

反而給人家認爲真的有一份，怕給捉去吃黑豆飯才逃走，跟同夥人分賬去了。這一來，鄉裏是回不得的，只好到處流浪。有一天，在隔鄉遇到一位模樣像番客的人，我不認識他，他倒認識我。我起初以爲他要將我捉到官裏去，真是害怕極了。可是，那人沒有這樣做，反而說要帶我過番去。那時，我真是高興極了。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騙局。直到上了船，勢頭有點不對，又看見大家哭哭啼啼，聽說給騙了，才知道自己也是給騙了的。」黃識說了，拍拍頭額，像是表示自己慙直到可憐。

「我們都是慙仔，太相信人了，自己忠厚，以爲別人也一樣的忠厚；自己不敢做的，以爲別人也不敢做。所以，大家都給人家騙到不知。」李答冷靜的說。

「你是怎樣給騙的？」黃識問李答。

「既給騙了，說了也沒有用。」

成敦却昂激的說：「他們騙我們，該死的，我們都受騙了！」

接着角落裏有人輕聲的，好像自慰的說：「希望不會是受騙的。如果是給騙了，一定是要受苦送命的。」

編後話

我們就實際需要而創辦這份叢刊。爲要使這份叢刊能夠長時期跟讀友見面，我們不得不顧到客觀條件。

叢刊選稿注重內容。儘量選取主題正確，真實、透澈、感人的作品；避免概念化的作品。

叢刊的名字叫「星月」，是取自馬來亞國旗和新加坡邦旗上的共同特徵——星月；也含有「星月交輝」的意思。但願我們的國家有光明的前途；這份叢刊在馬來亞文藝的長遠路上能夠發出一點光輝。

要能夠發出一點光輝。就需要讀者和作者的支持。我們的園地是公開的，希望作者和我們合作。

編叢刊，在我還是第一次，缺點自然是有的，希望讀友指教。

依我們的計劃，叢刊每月出版一輯，或者是一年十輯，順此敬告讀友。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學 非 所 用

李 過 主 編
星 月 文 藝 叢 刊

1



青 年 書 局 印 行
新 加 坡 小 坡 大 馬 路 363 號



一 九 六 〇 年 二 月 出 版
定 價 馬 幣 五 角